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下载链接1](#)

著者:[美] 约翰·R.康芒斯 著, 寿勉成 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
浙派篆刻又称“浙江印派”，历史上著名篆刻流派之一。清代乾隆年间由丁敬在钱塘（今杭州）开创。“丁敬远承何震，近接程邃，博采众长，不主一家，治印宗秦汉，常参

以隶意；讲究刀法，善用切刀表达笔意，方中有圆，苍劲质朴，古拙浑厚，别具面目。”“其後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继之而起。他们均系杭州人故又派‘西泠八家’。後凡篆刻艺术上宗此风格者均称之为‘浙派’。浙派在篆刻史上绵延二百多年，影响深远。”

很好的一套书，想收集很久了，政治法律类正在一本本收集中。

不错，以后继续买

翻译的很好，印刷精美，快递给力！

新书到了，我的第二本经济学

发货十分迅速，物流也很好，光速到达。商品质量不错，是正品。客服和物流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必须全五分好评，强烈推荐！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正好活动购买经典图书

康老师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得出了法律居先于经济的论断，即作为所有权的转移的“交易关系”先于作为“物质的转移”的交换关系而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应该先于法院，是法院保护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并为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廓清了道路。

东西很好，非常满意，下次还来京东！

内容丰富，质量好，快递员有耐心。购物方便快捷

趁着6.18买了不少书，先囤着，慢慢看

商务版的书，先收着再说。

质量好，字迹清晰，包装牢固，值得购买。

书名就很吸引人，不过最近的重点放在工作上，这些书已经在书柜里好久没有翻阅了

很好的书 很好的书 很好的书 很好的书 很好的书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非常满意，五星

好书，买得值，看了有收获！

质量好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康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得

出了法律居先于经济的论断，即作为所有权的转移的“交易关系”先于作为“物质的转移”的交换关系而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应该先于法院，是法院保护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并为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廓清了道路。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对我们理解制度主义这一西方反正统经济学派的基础理论有极大的帮助。国内学界对制度主义在太多的误解，而且误信了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对制度主义带有偏见的评价，往往疏于从制度主义者的原著中去寻找对我们有价值的思想。本书的出版对于学界了解西方经济学中的异端思想大有裨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康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得出了法律居先于经济的论断，即作为所有权的转移的“交易关系”先于作为“物质的转移”的交换关系而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应该先于法院，是法院保护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并为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廓清了道路。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对我们理解制度主义这一西方反正统经济学派的基础理论有极大的帮助。国内学界对制度主义在太多的误解，而且误信了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对制度主义带有偏见的评价，往往疏于从制度主义者的原著中去寻找对我们有价值的思想。本书的出版对于学界了解西方经济学中的异端思想大有裨益。

hao!!!!!!!!!!!!!!!!!!!!!!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在做班主任工作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无奈，她曾经这样说过：“‘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在我看来，这句话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一路的。如果是教师之外的人这样说的，那他就是在恶意地欺负人，把教师往绝路上逼；如果教师自己这样说，那他不是幼稚就是自大狂，迟早要碰个头破血流。我曾经属于后一类。那时，我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看薛老师这些话，你能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老师，她说的话就象是邻居唠家常那样真诚自然。对于书中她大胆、直率的言辞，我很钦佩，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胆识、思维的。她能把一件看似简单惯常的事情剖析提头头是道，透过了表象看到了它的内在根源。她有勇气把一些不同与大家都说的话写在纸上，让别人看，虽然多数人心理或许也如她所想。但凭这一点儿，就让人佩服至极。比如，她对“老师象蜡烛、春蚕”，“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些话的评析，一针见血，道出了我们老师的共同心声。之所以造就了她感说真话，敢于抵制一切不利于学生成长和进步的制度。因为薛老师的人生信念就是：缺乏真诚、理性和趣味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教育教学中有了平衡愉悦的心态，正确的定位和良好的策略，才能在饱满热情中，在正确策略中扶植学生向上？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是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尊重资本和财产为私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这就是私有制的含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要求不同资本对不同资源发挥的各自作用和价值来推动社会发展的。这一发展模式形成了权贵和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且无产阶级非通过政治斗争而无法制衡权贵和资本家的情况，但这一情况也不断发展和改进的。源

“capital”一词来源于对动物及人的买卖及占有，“capital”源于拉丁词语“capitalis”，“capitalis”则源于原始印欧语的“kaput”——意思是“只”，“只”是一种在远古年代的欧洲测量财富的方式：一个人拥有越多“只”牛和人，那么此人也就越富有。“chattel”（意思是商品，动物或奴隶）和“cattle”（牛）这两个字也是从“kaput”衍生而来的。资本主义

在许多语言中，货币的名称以及某些经济学里所用的术语至今仍然保存着它们与动物买卖及原始贸易在词汇上的联系，譬如“fee”（费）是从高地古德语中的“faihu”（牛，钱）一词衍生而来，“rupee”（卢比）是从梵文中的“rupya”（银）一词衍生而来，“buck”（一块钱）原指一种鹿皮，“pecuniary”（金钱的）是从拉丁文中的“pecu”（一个人的牛群及羊群）一词衍生而来，“stock”（股票）是从英文中的“livestock”（牲口）一词衍生而来，“peso”（比索）是从梵文中的“pashu”（牛）一词衍生而来，等等。

“Kapitalist”一词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出现，不过，宣言里并没有出现后来德语里与“capitalism”同义的“Kapitalismus”一词。第一个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匹斯·萨辞典里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总是不断改变。例如，1909年出版的《世纪辞典》（CenturyDictionary）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是：

拥有资本或财产的国家；和对于资本的占有。众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以及，对于大量或联合的资本的权力或影响力。至于当代的定义，或许是因为受到了19世纪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如同宋巴特和伟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由私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经由私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不过，英国1987年版的《牛津英语辞典》将其定义为：“占有资本的状况；资本家的身份；拥护资本家存在的制度。”这与美国辞典的定义差异也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和词源解释不同而造成的。

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他以此表示大量资本的所有权，而非一种生产制度。

应该和制度经济学一起看。芒斯不同著作的主线是关于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制度的发展。他发展了资本主义进化的理论和制度变化的理论，把它们作为削弱资本主义主要弊端的缓和力量。康芒斯开始承认和强调发生在制度内的个人经济行为，把这种行为称为在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方面的集体行动。照他的观点，从方法论上讲，传统的个人主义者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个人买卖方面，是不可能突破支配经济体系结构特征的各种力量、工作规则和体制的，而个人则在此体系内部进行活动。

经济体系发展和运转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是采取集体行动和进行变革的首要工具。康芒斯既拒绝传统的调和主义，也反对冲突的激进革命主义，而赞成对经济过程持一种冲突而协商的观点。他接受利益互相冲突的现实，并寻找减少和解决利益冲突的现实发展模式。这些模式的核心是一种多元权力结构下的谈判心理。他寻求思想开放和进步的企业、劳工和政府的领导者支持，制订一些办法，通过这些办法，可以找出问题并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

此外，他寻求利用政府作为制订新措施解决诸如工人无保障和困苦问题的机构，是促进体系的重新改组，尽管对许多保守分子来说，他的行动已十分激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康芒斯和一小批志同道合者着手搜集材料——这是他的调查研究方法——以把所有科学知识用来解决问题。根据这些经验（已见之于他的基本战略中），康芒斯建立了一种政府理论，它把政府作为对抗利益集团的调解人和冲突利益集团谈判的场所；一种复杂组织——表现为自由、权力和强制——和资本主义法律基础不断进化的理论，后者部分地以相互兼顾利益来缓和主要的结构冲突为中心；并建立了一种制度理论，对它们在组织个人活动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持肯定看法。

康芒斯最精心研究的制度是工会和政府，尤其是司法制度。他发展了他的

政府经济作用的理论，部分地是根据他对工人努力改善市场地位的研究，部分地是关于工人的敌友双方都在利用政府的问题。康芒斯把工会看作是一种非革命的事态发展，看作是寻求为工人办事的集体行动组织，就像企业组织旨在为他们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办事一样，他对工会和改革立法得到承认的研究，使他认识到美国最高法院（各级法院）的关键作用，认识到最高法院在形式和执行工作规则中的是非界限，这些工作规则指导着

市场力量的获得和使用。据此，康芒斯提出了一种财产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财产在控制市场参与相对抵制能力结构方面的演变和作用。

康芒斯还发展了一种制度理论，它着重讨论与制度有关的不同方面，如谈判、配额和管理交易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本身就在变化的合法结构内发生的。

虽然康芒斯的制度理论和托尔斯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制度理论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康芒斯理论中，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但是，他们都把经济学看作是

政治经济学，并认为经济不仅包含市场。与凡勃伦不同，康芒斯不敌视商人，事实上他也接受资本主义现实，虽然不一定按照现有权力机构所提出或赞同的条件。

康芒斯是创立“学派”的少数美国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学派由一群学生，尤其是由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埃德温·E·威特（Edwin E. Witte），马丁·格莱泽（Martin Glaeser）和肯尼思·帕森斯（Kenneth Parsons）继续下去。20世纪中叶进行的许多美国社会改革，例如新政，都利用或反映康芒斯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学生们的理论成就。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或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恐怕二位早就中暑死了。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资源分配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或者，索性就叫“横（第四声）规矩”。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三、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

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一千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查看全部](#)

三月时分，微风中已经带着阵阵暖意，这几天天色都有些阴沉，一场春雨正在酝酿中。玉华城位于龙渊省的东南面，如果放在大武朝，它只是全国四十八省五千七百六十城中的一个，放到御风大陆，它更只是银河中不起眼的一粒微尘而已。

傍晚时分，因为逐渐阴沉的天空，玉华城南面的秦家已经掌上了灯火。秦家是玉华城第二大的家族，家族领地占地数千亩，数百幢高楼，鳞次栉比，灯火在其中闪烁，远远望去，恍若银河落入凡间。

只是相比外面的热闹，秦家的书房琅轩阁，此刻依旧安静如昔。

秦逸此刻正在将刚刚看完的一本《大陆志》放回书架的原处。

秦逸今年十六，面如冠玉、眸若星辰、身材颀长，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种淡然的气质，好像外界的一些事情，都不能让他分心一样。

“从三年前到现在，我一共看完了一千七百五十本书，可这还不到家里书籍总数的千分之一。”望着眼前一排排绵延到深处的书架，秦逸叹了口气，“听说大武朝的皇家书院，里面有藏书亿万册，真不知道那么多书需要多少人管理。”

望望窗外的天色，秦逸将屋子里的蜡烛点上，打算再选一本书，等晚上的时候再看。琅轩阁的房门，突然传来砰砰砰的响声。

这个声音又响又急促，听上去不像是人用手敲的，更像是用脚在踢门。

“进来。”秦逸皱了皱眉头道。

木门轰一声打了开来，一个顶着包包头，穿着流苏翠绿长裙，年龄十三四岁的少女走了进来。

少女皮肤白皙，容貌可爱，但是看人的时候，总带着盛气凌人的气势，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大少爷，三老爷让你去议事厅一趟，说有事找你商量。”少女口称秦逸为少爷，但是语气里丝毫没有尊敬的味道，甚至还有着隐隐的不屑。

恐怕如果秦逸不是秦家的大少爷，她甚至都不会看秦逸一眼。

“三叔找我？”秦逸眉头微微皱了皱。“族长也在，你快点。”少女毫不客气地道。听到族长这两个字，秦逸心头猛然如针扎了一下，不过脸上却是不动神色：“二叔也在啊，你先回去吧，我过会儿就到。”

等到屋子里重新只剩下秦逸一个人，他深深几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这才整整衣冠，推门而出，朝着议事厅走去。

秦家占地极广，一幢幢房屋之间，都用走廊相连，数百栋房屋，都连成了一片，秦逸走了差不多一顿饭的功夫，这才来到了议事厅门前。

议事厅大门共宽二十步，楠木大门一丈多高，门口两个石狮子显得极为威武。

两名秦家护卫穿着精钢链甲，手持两个巴掌宽的长刀，如标枪一样站在议事厅两侧，望见秦逸走来，他们眼中同时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有怜悯，有惋惜。

秦逸在议事厅门口站了一个呼吸的时间，记得上次自己来到这里，还是三年前，那时的场景，秦逸这辈子都不会忘掉。

当时还任秦家家主的父亲，在和玉华城另一个世家方家家主争夺玉华城第一世家的时候，突发心疾，被对方打死。

秦逸自幼丧母，父亲死后，他悲痛无比，当场吐血三碗，晕了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原本达到练筋境界的实力，也一下子掉落到了练肉境界。

十三岁就能达到练筋境界，翻遍秦家历史，只此一人！

秦逸，当年是秦家振兴的希望！

可是经过父亲身死这个巨大的打击后，秦逸整整三年的时间，都只能休养生息，平时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书，三年来，他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大半，但是实力却没法再精进了，当年实力远不如他的同辈，现在也都轻松把他甩在身后。

甩甩脑袋，秦逸定了定心神，跨过门槛，走进了议事厅。

秦家的议事厅长宽都有百步，平时一千人在里面开会，都不会觉得拥挤，屋梁足足有三丈多高，八根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住的柱子分列两边，地面是用赤炎混凝土整块铺成，这种砖冬天能释放暖气，夏天能渗透凉气，巴掌大一小块的价格，就足够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

正对大门的墙壁上，是用纯铜熔铸的巨大虎头，足有一人高，虎目金光闪闪，威武霸气，仿佛裂墙而出，普通人看到，甚至会两腿发软。

此刻这虎头的下面的红木大椅上，一个身穿红色大氅，年龄四十多岁，脸颊轮廓分明，全身透出不怒自威气势的男人，正端坐上面，腰挺得笔直，如同钢板一样，气态如山般巍峨，如海般深沉。这个人就是秦逸的二叔，秦家现在的家主——秦弘毅。

秦弘毅的卜卦位置，坐着一个身材有些佝偻的男人，脸型和秦弘毅有些相似，不过皮笑肉不笑的模样，很难让人对他产生好感，这个人则是秦逸的三叔，现在掌管着秦家财务的秦弘仁。

“侄儿见过家主、三叔。”站到台阶下，秦逸弯腰行礼，和三叔始终带着谄媚的笑不同，他对秦弘毅的态度不卑不亢。

，超值！质量好，服务优，速度快，价格公道，超值！质量好，服务优，速度快，价格公道，超值！质量好，服务优，速度快，价格公道，超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下载链接1](#)

书评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下载链接1](#)